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二回 盧夢仙江上尋妻

科第從來誤後生，茫茫今古伴青燈。一時名落孫山榜，六載人歸楊素門。  
志若自邀天地眷，身存復鼓瑟琴聲。  
落花流水情兼有，莫向風塵看此君。

話道人生百年之內，卻有許多離合悲歡。這離合悲歡，非是人要如此，也非天要人如此，乃是各人命定，所以推不去，躲不過。隨你英雄豪傑，跳不出這個圈子。然古今來離而復合，悲後重歡的事體盡多。

如今先把兩樁極著名的來略言其概。一個是陳朝樂昌公主，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，夫妻正是一雙兩好。那知後主陳叔寶荒淫無道，被隋朝攻入金陵，國破家亡。樂昌夫妻，各自逃生，臨別之時，破鏡各執，希冀異日再合。到後天下平靜，德言於正月十五元宵之夜，賣破鏡為由，尋訪妻子下落；這樂昌已落在越公楊素府中，深得愛寵。樂昌不忘舊日恩情，冒死稟知越公，也差人體訪德言，恰他相值。越公召入府中，與樂昌公主相會。虧楊素不是重色之徒，將樂昌還與德言，重為夫妻。

還有個餘姚人黃昌，官也不小，曾為蜀郡太守。當年為書佐之時，妻子被山賊劫去，流落到四川地方，嫁個腐酒之人，已生下兒子。及黃昌到四川做太守時，其子犯事，娘兒兩個同到公堂審問。黃昌聽見這婦人口氣，不像四川人。問其緣故，乃知當初被山賊劫去的妻子即是此人，從此再合。

看官，這兩樁故事，人都曉得，你道為何又宣他一番？此因女子家是個玻璃盞，磕著些兒便碎；又像一匹素白練，染著皂煤便黑。這兩個女人，雖則復合，卻都是失節之人，分明是已破的玻璃盞，染皂煤的青白練，雖非點破海棠紅，卻也是風前楊柳，雨後桃花，許多嫋娜胭脂，早已被人搖擺多時，冷淡了許多顏色，所以不足為奇。如今只把個已嫁人家，甘為下賤，守定這朵朝天蓮、夜舒荷，交還當日的種花人，這方是精金烈火，百鍊不折，才為希罕。正是：

貞心耿耿三秋月，勁節錚錚百鍊金。

話說成化年間，揚州江都地方，有一博雅老儒李月坡，妻室已喪，只有一女，年方九歲，生得容貌端妍，聰明無比。月坡自幼教他讀書，真個聞一知十，因此月坡命名妙惠。鄰里間多有要與月坡聯姻。月坡以女兒這個體格，要覓一個會讀書的子弟為配，不肯輕易許那尋常兒童。月坡自來無甚產業，只靠坐館膳生。從古有硯田筆耒之號，雖為冷談，原是聖賢路上人。

這一年，在利津門龔家開館，龔家有個女學生，年紀也方九歲。

東家有個盧生，附來讀書。那盧生學名夢仙，以昔日邯鄲盧生，為呂洞賓幻夢點化，登了仙錄，所以這盧生取名夢仙，字從呂。

其父盧南村，是個富不好禮之人；其母姓駱，也不甚賢明大雅，卻生得盧夢仙這個好兒子。自到龔家附學，本自聰明質地，又兼月坡教道有方，年紀才只十歲，書倒讀了一腹，剛剛學做文字，卻就會弄筆頭，長言短句，信筆而成，因資性占了十分，未免帶些輕薄。一日見龔家女學生，將出一柄白竹扇子，畫著松竹花鳥，夢仙借來一觀，就拈筆寫著兩行大字道：

一株鬆，一竿竹，一雙鳳凰獨宿。有朝一日效于飛，這段姻緣真不俗。

寫罷，送還女學生。女學生年小，不知其味。不想龔家主人出來看見，大怒起來，歸怨先生教訓不嚴。月坡沒趣，罰盧夢仙跪下，將一方大石硯台，頂在頭上。正在那里數說他放肆，不覺扇上被扇子一拍，叫道：「月坡為甚事將學生子這樣大難為？」月坡回頭看時，卻是最相契的朋友雷鳴夏，原是揚州府學秀才。月坡即轉身作揖，龔主人也來施禮，賓主坐下又問道：

「這學生為甚受此重罰？」月坡將題扇的事說出。雷秀才笑道：「雖則輕薄，卻有才情。我說分上，就把頂石而跪為題，一樣照前體制，若對偶精工，意思親切，便放起來；若題得不好，然後重加責罰。」那盧夢仙又依前對上幾句道：一片石，一滴水，一個鯉魚難擺尾。今朝幸遇一聲雷，劈破紅雲飛萬里。

雷秀才見了大喜，叫道：「有這等奇才，定是黃閣名臣，青雲偉器。我當作伐，就求龔家女生，與他配成兩姓之好。」龔主人也是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「果是奇才！但愧小女福薄，先已許字，不能從命。雷秀才道：「東家不成，便求西家。月坡有位令愛，想是年貌相等，何不就招他為婿！」月坡正有此意，謙遜道：「我是儒素，他是富家，只怕乃尊不肯。」雷秀才道：「或者合是天緣，也未可知。待我與貴東，同去作伐，料然他不好推托。」道罷別去。

雷秀才擇個好日，約龔主人同到盧家去為媒。一則盧夢仙與李妙惠合該是夫妻；二來盧南村平昔極是算小，聽說行聘省儉，聘金又不受，正湊其趣；三則又是秀才為媒，自覺榮耀，因此一說就成。選起吉期，行了聘禮，結為姻眷。到十九歲上，盧南村與夢仙完婚，郎才女貌，的是一對。更兼妙惠從小知書達禮，待公姑十分恭敬，舉動各有禮節。又勤丈夫勤學，博取功名，顯揚父母。夢仙感其言，發憤苦功。至二十一歲，案首入學，以儒士科舉，中禮記經魁。那時喜倒了盧南村，樂殺了駱媽媽。人都道盧南村一字不識，卻生這個好兒子，中了舉人。

因起了個渾名，叫盧從呂為盧伯駢，隱著犁牛之子駢且角的意思。這是個背後戲語，盧家原不曉得。

此時親戚慶賀雲集，門庭熱鬧。鄉里間平昔與盧南村有些交往的，加倍奉承，湊起分金，設席請他父子。夢仙見房師去了，只有盧南村獨自赴酌。飲至酒後，眾人齊道：「盧大伯，今日還是舉人相公的令尊。明年此時，定是進士老爺的封君了。」

我們鄉里間有甚事體，全要仗你看顧。」盧南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我若做了封君，少不得要常去拜府縣，不知帖子上該寫甚麼生。到了迎賓館裡，不知還是朝南坐，朝北坐。這些禮體，我一毫不曉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我前見張侍郎老封君拜太爺，帖子上寫治生。不知新進士封君，可該也是這般寫。」盧南村道：「一般封君，豈有兩樣，定然寫治生了。你可曾見是朝南坐，朝北坐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到沒有看得。」眾人道：「大伯不消費心，但問令郎相公，便明白了。」南村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近處不走，卻去轉遠路。」酒罷散去，這些話眾人又都傳開去。

有那輕薄的，便笑道：「怪道人叫他兒子是盧伯駢，果然這樣妙的。」又有個下第老儒說道：「這樣學生子，乳花還在嘴上，曉得什麼文章。偷個舉人到手也夠了，還要想進士，真個是夢仙了。」這個話，又有人傳入盧南村耳中。那老兒平日又不說起，直到夢仙會試起身之日，親友畢集錢行，卻說道：

「兒子，你須爭氣，掙了進士回來。莫要不用心，被人恥笑。」夢仙道：「中不中，自有天命，誰人笑得。」盧南村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有人在背後談議，如此如此，又叫你是什麼盧伯駢。」

「夢仙本是少年心性，聽了這話，不覺面色俱變，道：「原來恁地可惡，把我輕視也罷了，如何傷觸我父親，此恨如何消得。」

「眾親俱勸道：「此乃小輩忌妒之言，不要聽他。」丈人李月坡也說道：「背後之語，何足介意。你只管自己功名便了。」

夢仙道：「若論文章，別個或者還抱不穩，我盧從呂不是自誇，信筆做來，定然高高前列。眾高親在此，若盧從呂不能中進士回來，將煙煤塗我個黑臉。」眾親道：「恁這般說，此去定然高中。」為這上酒也不能盡歡，怏怏而別。這一番說話，分明似：

打開鸞鳳東西去，拆散鴛鴦南北飛。

盧夢仙離了家鄉，一路驟轎，直至京師。下了寓所，因憤氣在心，足跡不出，終日溫習本業。候到二月初九頭場，進了貢院，打起精神，猛力的做成七篇文章。大抵鄉會試所重只在頭場，頭場中了試官之意。二三場就不濟也是中了。若頭場試官看不眼，二三場總然言言經濟，字字珠璣，也不來看你的了。

這盧夢仙自道：「這七篇文章從肥腸滿腦中流出，一個進士，穩穩拿在手裡了。」好不得意。過了十二二場，到十四夜，有個同年舉人，到他寓所來商議策題。說：「方今邊疆多事，錢糧虛耗。欲暫停馬市，又恐結怨夷人。欲復辟屯田，又恐反擾百姓。只此疑義，恐防明日要問，如何對答。」兩人燈前商議，未免把酒留連。及至送別就寐，卻已二鼓。方才著枕，得其一夢，夢見第三場策題，不問屯田馬市，卻是問鹽場俱在揚州，鹽客多在江西，移鹽場分散江西，鹽從何出；移鹽客盡居揚州，法無所統，計將揆度兩處地宜。方欲躊躇以對，家人來報，貢院已將關門，忽然警覺。忙忙收拾筆硯，趕到貢院前，卻已無及。那知場中已看中頭場，本房擬作首卷。看了二場，卻沒有三場，只得歎口氣，將來抽掉。正是：

只因舊日邯鄲路，夢裡盧生誤著鞭。

盧夢仙既不終場，既同下第。思量起在眾親面前說了大話，有何顏回去相見。只這眾親也還不大緊，可不被這背後譏諷我的笑話。思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在家也是讀書，在外也是讀書，不如就此覓個僻靜所在，下帷三年。等到後科，中了回去，還遮了這羞臉。」意欲寄封家信回去，又想一想：「父親是不耐靜的，若寫書回去，一定把與人看，可不一般笑話。索性斷絕書信，到也泯然無跡。大凡讀書人最腐最執，毋論事之大小，若執定一念，任憑你蘇秦張儀，也說他不動，金銀寶貝，也買他不轉。這盧夢仙只為出門時說了這幾句憤氣話，無顏歸去，也該寄書安慰父母妻子，知個蹤跡下落。他卻執泥一見，連書信也絕了，豈非是一團腐氣。」

夢仙尋了西山一間靜室，也不通知朋友，悄悄地搬去住了。

這西山為燕都勝地，果然好景致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西方淨土，七寶莊嚴。蓮花中幻出僧伽，不寒不暑；憊慢國轉尋極樂，無古無今。燕子堂前，總是維摩故宅；婆羅樹下，莫非長者新宮。息舟香阜，悟得壽無量，願無量，相好光明無量。恨別寒林，還思小乘禪，大乘禪，野狐說法乘禪。盧峰惠遠和泉飛，蓮社淵明辭酒到。廣開十笏，遍置三田。如來丈六金身，士子三年鐵硯。方知佛教通儒教，要識書堂即佛堂。

盧夢仙到了西山，在菩薩面前，設下誓願，說：「若盧夢仙不得金榜題名，決不再見江東父老。」自此閉關讀書，絕不與人交往。同年中只道他久已還家，那裡曉得卻潛居於此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盧南村眼巴巴望這報錄人來，及至各家報絕，竟不見到，眼見得是不曾中了。那時將巴中的念頭，轉又巴兒子還家。

誰知下第的舉人，盡都歸了，偏是盧夢仙信也沒有一封。南村差人到同年家去問，俱言三場後便不見在京，只道先已回了。

南村心裡疑惑，差人四處訪問，並無消耗。有的猜摸道：「多分到那處打秋風，羈留住了。須有些采頭，然後歸哩。」因這話說得近理，盧南村將信將疑。又過了幾日，忽地有人傳到一個凶信，說盧夢仙已死於京中了。這人原不是有意說謊，只因西安府商州，也有個舉人盧夢仙，會試下第，在監中歷事身死，錯認了揚州盧夢仙。以訛傳訛，直傳到盧南村家來。論起盧南村若是有見識的，將事件詳審個真偽才是。假如兒子雖死，隨去的家人尚在，自然歸報。縱或不然，少不得音信也有一封，方可據以為準。這盧南村是個不通文理的人，又正在疑惑之際，得了此信，更不訪問的確，竟信以為真。那時哭倒了李妙惠，號殺了駱媽媽。盧南村痛哭，自不消說起。

連李月坡也長歎感傷，說：「可惜少年英俊，有才無壽。」與南村商議，女婿既登鄉榜，不可失了體面，合當招魂設祭，開喪受甲。料想隨去的家人，必無力扶柩回鄉，須另差人將盤纏至京，收拾歸葬。盧南村依其言語，先掛孝開喪，扶柩且再從容。盧家已是認真，安有外人反不信之理。自此都道盧夢仙已死，把南村一團高興，化做半杯雪水。情緒不好，做的事件件不如意，日漸消耗。更兼揚州一帶地方，大水民饑，官府設法賑濟，分派各大戶，出米平糶。盧南村家事已是蕭條，還列在大戶之中。若兒子在時。還好去求免，官府或者讓個情分。

既說已故，便與民戶一般。盧南村無可奈何，只得變賣，完這樁公事。哪知水災之後，繼以旱蝗疫癘，死者填街塞巷，慘不可言。自大江以北，淮河以南，地上無根青草，樹上沒一片嫩皮。飛禽走獸，盡皆餓死。各人要活性命，自己父母，且不能顧，別人兒女，誰肯收留。可惜道：

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去吹簫。

那時盧南村家私弄完，童僕走散。莫說當大戶出米平糶，連自己也要吃官米了。李月坡本地沒處教書，尋得個鳳陽遠館，自去暫度荒年。嘗言人貧智短，盧南村當時有家事時，雖則慳吝，也還要些體面。到今貧窘，漸漸做出窮相形狀，連媳婦只管嫌他吃死飯起來。且又識見淺薄，夫妻商議道：「兒子雖則舉人，死人庇護活人不得。媳婦年紀尚小，又無所出，守寡在此，終須不了。聞得古來公主也有改嫁，命婦也有失節，何況舉人妻子。不如把他轉嫁，在我得些財禮，又省了一個吃死飯的。媳婦又有所歸，完了終身，強似在此孤單獨自，熬清守淡，豈非一舉兩得。且此荒歉之時，好端端夫婦，還有折散轉嫁，各自逃命。寡婦晚嫁，是正經道理，料道也沒人笑得。」駱媽媽道：「此正是救荒之計。但媳婦平昔雖則孝順，看他性子，原有些執拗，這件事不知他心裡若何。如今且莫說起，悄悄教媒人尋了對頭。那時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，送他轉身，那時省了好些口舌。」盧南村連聲道是，暗地與媒婆說知。那些媒婆中，平昔也有曾見過李妙惠的，曉得才貌賢德兼備，即日就說一個富家來成這親事。

你道這富家是何等樣人？此人姓謝名啟，江西臨川人。祖父世代揚州中鹽，家私巨富，性子豪爽。年紀才三十有餘。好飲喜色，四處訪覓佳麗。後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，美婢六七百人，其他中等之婢百有餘人。臨川住宅，屋宇廣大，擬於王侯。

揚州又尋一所大房作寓。鹽艘幾百餘號，不時帶領姬妾，駕著巨艦，往來二地，是一個大揮霍的巨商，會幫襯的富翁。今番聞得李妙惠又美又賢，多才多藝，願致白金百兩，彩幣十端，娶以為妾。

盧南村聽說肯出許多東西，喜出望處。與駱媽媽商議了幾句言語，去對李妙惠說道：「娘子，你自到我家，多感你孝順賢惠，不致把我夫妻怠慢。我兒子中了舉人，只指望再中個進士，大家興頭。那裡說起，中又不中，連性命也不得歸家。我兩個老狗骨頭命窮，自不消說起。卻連累你小小年紀，一般受苦，心中甚不過意。因此商量，不如趁這青春年少，轉嫁一人，生男育女，成家立業，豈不強似在此熬清受淡。恰好有個鹽商，願來結親。今與娘子說明，明日便送禮來，後日過門。房戶中有甚衣飾，你通收拾了去，我決不要你一件。」李妙惠聽了，分明青天中打下一霹靂，驚得魂魄俱喪，涕淚交流，說道：「媳婦自九歲結縭，十八於歸。成婚雖則三載，誓盟已訂百年。何期賦命不辰，中道捐棄，夫之不幸，即妾之不幸也。聞訃之日，即欲從殉。一則以公姑無人奉養，欲代夫以盡溫涼；二則僕人未歸，死信終疑，故忍死以俟確音。倘果不謬，媳婦當勉盡心力，承侍翁姑。百年之後，亦相從於地下，是則媳婦之志也。何公姑不諒素心，一旦忽生異議，不計膝下之無人，乃強媳婦以改適？然未亡人雖出寒微，幼承親訓，頗知書禮，寧甘玉碎，必不瓦全。再醮之言，請勿啟齒。如必欲媳婦失節，有死而已。」說罷，號慟不止。盧南村只知要這百金財禮，那裡聽他這些說話，乃道：「娘子，你有志氣，肯與我兒子守節，看承我兩人，豈不知是一片好意，一點孝心。但我今時家事已窮，口食漸漸不週，將什麼與你吃了，好守孤孀。況且如此荒年，哪家不賣男鬻女來度命。沒奈何也想出這個短見，勸你勉強曲從。待我受這幾兩財禮，度過荒年，此便是你大孝了。」妙惠聽了，明白公姑只貪著銀子，不顧甚麼禮義，說也徒然。想了一想，收了淚痕，說道：「公婆主意已定，怎好違逆，只得忍恥再嫁便了。但明日受聘，後日成婚，通是吉日，哭泣不祥。媳婦有兩件衣服，原是當時聘幣，如今可將去，換些三牲祭禮，就今日在丈夫靈前祭奠一番，以完夫婦之情。」盧南村見他應承，只道是真，好生喜歡。說道：「祭禮我自來備辦，不消你費心。」妙惠道：「還是把衣服去換來，也表我做妻子的真念。」道罷，走回房中，取了兩件衣服，交與駱媽媽。盧南村看了想道：「這衣服急切換東西，須要作賤。把來藏過，另將錢鈔去買辦。」此時妙惠已決意自盡，思量死路，無過三條。刀上死，傷了父母遺體；河裡死，屍骸飄蕩；不如縊死，倒得乾淨。算計已定，拈起筆來，寫下一篇祝詞。少頃，祭禮完備，擺列靈前，妙惠向靈前拜了四拜。上香陳酒已畢，又拜四拜。祝道：「孝婦李妙惠，矢心守志，奈何公姑不聽，強我改適。違命則不孝，順顏則失節。無可奈何，謹陳絮酒，叩泣幾筵。英靈不昧，鑒我微忱，蕪詞上

祝，去格來歎。」取出祭文，讀道：惟靈蚤慧，詞壇擅名。弱冠鵲起，秋風鹿鳴。

奮翻南宮，鍛羽北溟。文星晝殞，泉台夜局。  
彼蒼胡毒，生我無祿。幼失侍吧，惟親育鞠。  
伉儷君子，琴瑟雍穆。中道永違，遺我孑獨。  
死生契闊，音容杳絕。罹此百憂，五內摧裂。  
涕泗滂沱，淚枯繼血。自矢柏舟，荼苦甘醬。  
高堂不憚，強以失德。之死靡他，我心匪石。  
長恨無窮，銘腑刺骨。天地有終，捐軀何惜。  
英魂對越，與君陳說。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。  
來則冰清，去則玉潔。長辭塵世，倘伴泉關。  
嗚呼哀哉，惟靈鑒徹。

讀罷祭文，又拜四拜，焚化紙錢，放聲號哭一場。哭罷，又請盧南村老夫妻坐下，也拜四拜，說道：「自今之後，公婆須自家保重，媳婦已不能奉侍了。」盧南村道：「娘子，這事我原不得已而為之。你到謝家，若念舊日情義，常來看顧我，也勝似看經念佛。」李妙惠含糊答應，自歸房去。那駱媽媽比老兒又乖巧幾分，心裡獨疑，道：「媳婦這個舉動，不像真心肯嫁的，莫不做出甚麼把戲來？」暗自留心觀看，見房門已是閉上。悄悄地張時，只見將過一個椅兒，放在牀前，踏將上去，解下腰間麻。吊在牀簷上，做個圈兒套在頸上。驚得駱媽媽魂飛魄散，把房門亂打，叫道：「娘子，你怎麼上這條路，斷使不得的！」又叫：「老官快來，媳婦上吊哩！」那老兒聽見，也吃了一嚇，帶奔跌跌走來。打開房門，妙惠已是踢倒椅兒懸空掛下了。老夫妻連忙救下來，扯去麻經，盧南村叫阿媽安慰，自往外邊。

李妙惠哭道：「婆婆何不方便了媳婦，卻又解放我下來。」駱媽媽也帶著哭泣勸道：「事體雖則公公不是，肯不肯還在於你，怎就這般短見。」李妙惠道：「公公念媳婦年小無倚，叫我改嫁，原是好意。但媳婦自想，幼年喪母，早年喪夫，又遭此凶荒，孤窮之命，料想終身無好處。若一嫁去，又變出些甚麼事故，豈不與今日一般嗎？為此不如尋個自盡，倒得早生淨土。」駱媽媽道：「一朵花方才放，怎說這樣盡頭話。快不要如此，待我與老官兒商量，再從長計較。」李妙惠道：「多謝婆婆，媳婦曉得了。」駱媽媽勸了一回，也走出房去。妙惠雖則一時聽勸，到底尋死是真，救活是假。

南村夫婦恐怕三不知做出事來，反擔著鬼胎，晝夜防守。

背地商量道：「這樁事倒弄得不好了，你我那裡防備得許多。一時間弄假成真，上了這條道路，李親家雖在鳳陽處館，少不得要把個信兒與他。倘或回來，翻轉面皮，這你我逼勒改嫁不從而死，到官司告起狀詞，這樣窮迫之時，可是當得起的。如今還是怎樣處？」駱媽媽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個道理在此。媳婦嘗說姨娘家媽媽是個孤孀，就住在李親家間壁。媳婦女工針指，俱是他所教，如嫡親母子一般。前年兒子中了，也曾接來吃酒。你可去央他來勸諭媳婦，自然聽從。」盧南村依了媽媽，即便到方姨娘家去。相見禮畢，將教媳婦改嫁不從尋死的話，實實告訴一番，說特來央求姨母到舍勸解。方姨娘聽罷，沉吟了一回，答道：「甥女是少年性子，但知夫婦恩深，那曉得守寡的苦楚。」南村因這句話投機，心裡喜歡，隨口道：「可是守寡是個難事，娘子只道我是歹意，生起短見。姨母若勸得他轉，自當奉謝。」方姨娘笑道：「這倒不勞親家費心。非義之物，老身自來不取的。況甥女是執性的，也未必肯聽。親家先請問，老身隨後便來。」

南村歸不多時，方姨娘已至。駱媽媽相迎，送入媳婦房裡道：「姨母請坐，待我取點茶來。」姨娘看妙惠斬衰重服，麻經攔腰，而愁容慘戚，淚眼未乾。一見姨娘，向前萬福，愈加悲切，哽哽噎噎，那裡說得出一個字兒。方姨娘攔住了手，把袖子與他拭淚道：「賢甥，你怎哭得這個模樣！休得過傷，苦壞了身子。」妙惠道：「兒已不願生了，還顧甚麼身子。」方姨娘道：「你休執性，夫妻恩情雖重，然死生各有命數。做姨娘的，當日姨夫去世，也願以死相從，因死而無益，所以今日尚在。」妙惠道：「姨娘當日無有意外之變，是以苦守清節，得至於今。甥女雖然愚昧，志願豈不亦欲如此。無奈公婆錯見，強我改嫁。苦口極言，弗能回聽，故不得不以死為幸。」方姨娘道：「我因聞知有這些緣故，為此特來看你。但死而有益，我也不勸你了。只可惜死而無益，可不枉了一死。」妙惠道：「以身殉夫，婦人常事，有甚有益無益。」方姨娘道：「你且從容，待我慢慢你講與這道理。若說得是，你便聽了。說得不是，一憑你自家主裁何如。」妙惠聽了這話，便止住號哭。恰好駱媽媽送進茶來，彼此各敘寒溫，說些閒話，茶罷，擺過酒肴款待，留住過夜。

到了晚間，妙惠請問死而有益無益的緣故。方姨娘道：「女子以身殉夫，固是正理，然期間亦有權變，不可執泥一見。

古來多少婦人，夫死之日，隨亦自盡，這叫做烈婦。雖則視死如歸，正氣凜凜，然終比不得節婦。卻是為何？這烈婦，乃一時憤激所致。怎如節婦，自少至老，閱歷多少寒暑風霜，淒涼寂寞。自始至終，冰清玉潔，全節完名，可不勝於烈婦幾倍。

「妙惠道：「甥女初意，原不欲死。止為公婆要我改嫁，才與些念。」方姨娘道：「你且慢著，待我說來聽。自來婦人既失所天，喚做未亡人，言所欠似一死耳。做節婦的，豈不知以身殉夫，反得乾淨，卻肯受這許多淒涼苦楚。期間或有公姑，別無兄弟。若夫婦俱亡，父母誰養。故不得不留此身，以代丈夫養親。或無公姑，卻有嗣。或在襁褓，或在稚年，若還隨夫身死，兒孤誰育。又不得不留此身，為夫撫養成立，承紹宗祀。

故節婦不似烈婦，止全一身，所以為貴。像你雖無子嗣，卻有公姑。理當代夫奉侍，養生送死。不幸遭此歲荒家窘，要你改嫁。

為朝夕薪水之計，此或出於不得已，未可知也。倘若一旦自盡，公姑不惟不得嫁資，以膳餘生，反使有逼嫁不義之名。烈則烈矣，但不能為丈夫始終父母，恐在九泉，亦有遺恨，此便是死而無益。」妙惠道：「據姨娘所見，還當如何？」方姨娘道：「依我所見，不若反經從權，順從改適，以財禮為公姑養老之資。你到其家，從實告以年荒歲歉，公姑有命改嫁，實非本心。

況是孝廉結髮，義不受辱。仁人君子，何處無之。倘此人慷慨仗義，如馮商還妾故事，完璧仍歸，也未可知。設或其人如登徒好色之流，強成伉儷，那時從容就死，下謝盧郎。如此則公姑又不失所望，在你孝義節烈之名兼得，這便是死而有益。」妙惠聽了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姨娘高見，甥女一如所教便了。」方姨娘扶起，遂各就寢。

到次日，方姨娘與盧南村說：「舍甥女已聽老身勸諭，情願改適，親家只管受聘便了。」盧南村大喜道：「多謝姨娘費心。」方姨娘又道：「主婚改嫁，在親家自是不差。但盧家媳婦，卻是李宅女兒，舍親李月坡又是執性的人，若不通知，後來埋怨不小。還該寫書道達他才是，趁我在此，與你覓便寄去。

「南村道：「姨母說得有理。但要寫書，卻是難我了，這事又不好央人代身，只得胡亂寫幾句與他罷。」提起筆來，直是千斤之重。糊塗墨突，寫出幾個字來，寫道：

南村拜字，月坡見字：年歲荒者，家裡窮哉，無飯吃矣。

娘子苦之，轉身去也。現有方姨媽做保山，不是我與房下草毛白付。你親家年前放學歸來，可到晚女婿鹽商謝客人處，問令愛便知焉。

寫罷，交與方姨娘，姨娘看見大笑。南村道：「想必姨母肚裡通透，我書中許多學問，都解得出的。」方姨娘又笑道：「親家大才，那裡便解得出，可將來封好。」妙惠道：「甥女少不得也要寫幾個字兒與爹爹，待我一並封罷。」遂取過筆硯，寫道：

兒妙惠百拜檢衽上父親電覽：父之許配盧生，真如郭愛延明，鄒憐逸少。乘龍未幾，即赴春闈。豈期杏花馬上郎，退三舍避之；不克沉船破釜，徒作李方叔抱恨重泉。雖曰命數有定，然亦與經溝瀆者何異。訃音遠來，雖非實有所據。然寒霜再易，豈真鱗絕網羅，鴻歸贈繳。死者既已無知，生者愈多桎梏。忍將白鑊，奪我青燈。夜哭既非，朝餐猶咽。愧遠我父母兄弟，理宜主掌於他

人。琵琶自抱。生死為鄰。此未可以筆墨傳，且不能以須臾決也。惟痛母骨早寒，父恩未報。此去或作鬼磷殘燄，隱躍吾父牀頭。是耶非耶，見於無形，聽於無聲。名將鐵馬嘶風，作兒子夢中環佩。從此泣血，問寢永無期矣。

寫罷，將南村書共做一封，付與姨娘。方姨娘收了，即作辭歸家。妙惠送出堂前，牽衣說道：「從此一別，永無相見之期，除非索我音笑於夢中耳。」道罷，涕泗交流。方姨娘也慘然灑淚而別。

盧南村就去教媒婆促謝家行禮。謝啟即日納聘。擇吉過門。

依然高燈花轎，笙簫鼓樂，迎到寓所。妙惠拜見謝啟，送入房中。外邊有眾鹽商及鄉里親戚，俱來鬧新房慶喜，大吹大擂，直飲到三鼓方散。謝啟已是爛醉如泥，扶人房中，和衣臥在牀上，打鼾如雷。早有丫頭報知謝啟繼母艾氏，傳話吩咐眾婢各自去睡。只留一人，在房伏侍。

原來謝啟父親，喚做謝能博。當先在揚州中鹽，因喪了結髮，就在揚州尋親。這艾氏原是名門舊族，能博娶為繼室。是時謝啟年方三四歲，艾氏撫養，猶如親生。謝啟事之亦如嫡母，極其孝順，一字也不敢違忤。這晚因是孤身，故此不出來受拜。

當下眾婢答應出去，伴婆多飲了幾杯酒，也覺睡魔來到，說道：

「夜深了，請新娘安置。」妙惠道：「你自穩便。」伴婆得了這話，趕著丫頭們，去尋個宿處。這服事的丫頭，也請妙惠安寢，亦教他去睡了，獨自秉燭而坐。

直至天明，伴婆婢媵俱起身進房，看見妙惠端坐著，盡皆驚訝。須臾謝啟睡醒坐起，方知夜來大醉，不曾解脫衣服，卻不知新人怎樣睡的。喚過丫頭問，說是坐至天明，自覺不韻，暗稱慚愧，急起身向外邊書房中梳洗。一會兒差丫頭進來，吩咐伴婆服事新娘，到堂中拜見婆婆。此時妙惠身不由主，只得出去。才步出房門，又有丫頭來說：「奶奶請新娘到房中相見罷。」遂引入房去。向艾氏行個四拜之禮。艾氏叫取過羹兒，坐於旁邊，丫頭方才進茶。見謝啟進來作揖，禮畢也就坐下。

艾氏以妙惠是同鄉，分外覺親熱。及敘起家門來，卻又與李月坡是表兄表妹，一發親上加親，歡喜不勝。

妙惠暗想，有此機會，不將真情說出，更待何時，遂雙膝跪下，再拜道：「李妙惠有苦衷上稟，望婆婆矜憐則個。」口中才說這兩句話，不覺已是淚流滿面。艾氏連忙扶起，道：「有甚事，恁般苦楚？」妙惠含淚說道：「妙惠幼許盧門，十八出嫁。成婚三載，夫中鄉科。方以為家門慶幸，哪知會試北上，竟為長往。又值連歲凶荒，家業盡傾。公姑之食，計無所出，乃議嫁妾，以支朝夕。意欲不聽，則兩親必難保全。故忍死順命，蒙垢就婚。今已至此，又復何言！第婦人從一而終，人所皆知。豈妙惠幼承親訓，反不識此？實以救饑無策，姑就權宜。

伏望仁慈，憫念素心，全我節操。則自今以往之年，皆出所賜。

「艾氏聽了說道：「原來有這緣故。但在盧家，節操可全，既歸謝門，如何全得。」妙惠見艾氏略無周全之意，不覺面色俱變。又告道：「婆婆既係老父雁行，若辱猶女於妾婢之類，不惟妙惠寒心，恐婆婆亦為不雅。況妙惠以儒家弱女，鄉貢妻房，禮無再醮，義不受辱，矢志捐生，已決絕於出盧歸謝之時矣。

其所以不即死者，將謂昔時蘇公有焚券之舉，韓琦有還妾之事。

仕人君子，何代無之。今謝郎門第素高，仁德久著。且聞後房佳麗如雲，無需妙惠一人。何不效二公種此陰功，曲全孤窮大節。倘必不見舍，即當就義。言盡於此，一惟尊裁！」妙惠此時，辭色俱厲，有凜凜不可犯之狀。

謝啟本為妙惠才色，故不惜厚聘，哪知變出這個光景，大是駭異。因繼母在前，不敢開口。艾氏聽了，沉吟不語。舉目看妙惠面色已如死灰，暗想此女若強以失身，必致喪命。彼則全名全節，反累吾子受不義之名。或有奸徒，假借公道，構生弊端，殺圖攫利，在我家雖無大害，亦有小損。不如如此如此，兩相保全。乃道：「你志氣雖則可敬，然既來我家，便是謝門人了，如何像得你意。」又對謝啟道：「新婦是我表姪女，其意尚是執迷。且暫留伴我，從容勸轉，那時送他歸房。」謝啟只得唯唯而退。正是：

滿腔撥雨撩雲意，反作停歌罷舞人。

謝啟已去，艾氏對妙惠道：「總之我無嫡親骨肉，你無內外恩親，姑媳是虛，母子亦假。目今將收拾西行，且暫時伴我，可保全你不破壞名節。」妙惠連忙下拜道：「若得婆婆如此施仁，妙惠生則奉侍百年，永執巾櫛，死則結草酬恩。」艾氏又問道：「你既然讀書識字，可曉得寫算麼？」妙惠道：「寫算從幼所習，極是諳練。」艾氏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子出入財貨帳目，俱我掌管。故此往來，此必同行。你既能書算，可代我管理。」妙惠應諾。自此朝夕不離左右，情同母子。又過數日，謝啟起身歸家，領著諸婢妾自在一般；艾氏與妙惠，又是一般。前後解纜開船，離了揚州，出瓜洲入江。艾氏要到金山遊玩，維舟山下。與妙惠一齊上去，游遍了金龜峰、蟒蛇洞、妙空岩、日照岩、裴公洞、曬經台、留去亭，轉看郭璞墓、善財石、盤陀石、石排山。處處游之不迭，觀之不盡。

妙惠有事關心，勉強應承而已。轉過方丈，見僧家筆墨在案，遂向壁上題詩一首。詩云：

一自當年折鳳凰，至今消息兩茫茫。

蓋棺不作橫金婦，入地還從折桂郎。

鼓澤曉煙歸宿夢，瀟湘夜雨斷愁腸。

新詩寫向金山寺，高掛雲帆過豫章。

題罷，後寫揚州舉人盧夢仙李妙惠題。書罷，艾氏看了，點頭嗟歎。遊玩一番，仍復下船，揚帆徑往臨川而去。

可憐節操冰霜婦，卻做離鄉背井人。

卻說盧夢仙在西山讀書，倏忽便是三年。又當會試之年，收拾行李書箱，來到京師。禮闈一戰，春榜高登，中了成化丁未科進士。報錄的打到盧家，把盧南村夫婦驚地一驚，方知兒子尚在。連忙將靈位焚燒，又懊悔媳婦一段情由，然已悔之無及。別人家報進士，熱鬧不可勝言。惟盧家冷落如故。不過幾時，夢仙家報也到，方曉得他在向西山讀書。夢仙觀政三月，除授行人之職。方才受職，憲宗皇帝駕崩，弘治爺登位，政令一新。凡新進之士，不許規避，曠廢職業。夢仙因昔年為鄉黨譏誚，急欲衣錦榮歸，以舒此氣，為此不想迎接家眷入京。那知功令森嚴，不敢請假。欲尋便差回家，候了幾月，恰好開館纂修憲廟實錄，分遣廷臣，往各省採訪事跡。夢仙討了江西差，回到家中，拜過父母，卻不見了奶奶。詢問何在，盧南村夫婦隱諱不得，從實說出許多緣故，再三招認不是。夢仙外貌佯言妻子如衣服，穿一層又一層，何足介意。心中卻想：「父母多大年紀，如何作事恁般苟且！這椿事件，貽笑鄉里。」又想：「妙惠妻子。他平素自負讀書知禮，何一旦乃至於此？可見人常時誇說忠孝節烈，總屬浮談，直至臨事，方見真假。」因父母說當年曾央方姨娘勸妙惠改嫁，即便親自往見，細問彼時情景。方姨娘將盧南村逼嫁，妙惠自縊，及央去勸諭，方始肯從的事說與。乃道：「舍甥女心如鐵石，斷不受污。但去後不知死生若何耳。」又埋怨道：「賢甥婿雖為功名，也該寄書安慰父母妻子。如何鱗鴻杳絕，致使誤聽凶信，變生意外，害了我甥女。」夢仙聽了誓死不肖失節這一段。不覺眼中流下淚來，懊悔自己不通書的不是，然心中也還半信半疑。又問丈人李月坡蹤跡。方姨娘道：「邊年久館鳳陽，從未歸家。向日甥女去時，與令尊俱有書寄去，也無回信。近聞在彼，甚是安樂。」夢仙即向方姨娘討紙筆，寫書一封，央他有便寄去，遂作辭回家，心中十分鬱鬱不樂。

只見雷鳴夏秀才投帖相見，分賓坐下。鳴夏先行拜賀，後敘寒暄。卻又恐觸他心事，說記得當年鳳凰獨宿，一個鯉魚之對，預卜奇才，今日果不失望。夢仙道：「只因此對不祥，致李岳翁招了忘恩之婿，夢仙娶著再嫁之妻。」雷鳴夏道：「此事聞之甚熟，大非尊夫人之意，但言之既礙於兩位尊人，至若夫人蹤跡，又不便於兄長。莫如隱而不發，方為兩得。前日利津門龔家之女，望門久寡。倘兄長不棄，續此良緣，不揣特來作伐，未審尊意如何？」夢仙道：「不才只因一念之差，致使家中大變，五內如

焚，何心及此。且欽限緊急，即日起行，這還不敢奉命。」鳴夏道：「既如此，且待兄長江西事竣回府，再來申議。」道罷便要起身，夢仙留住小飲，明日又送書儀一兩。夢仙在家月餘，起程前往江西。出了瓜洲開口，舟過金山，吩咐船頭泊船，登山遊覽。山僧遠遠相迎，陪侍遍遊諸景。行過方丈，抬頭忽見壁間妙惠所題之詩，又驚又恨，卻如萬箭攢心。細玩詩中意味，知妙惠立志無他，方姨娘之言，果然不謬。

但已落在人手，無從問覓。怎生奈何。正是：  
混濁不分鱧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船魚。

此時已無心玩景，急便下船。將詩句寫出把玩，不忍釋手，直至歎歎涕泣。雖則出使官府，威儀顯赫，他心中卻是喪家之狗，無投無奔一般。順風相送，順水相催，不覺早到江西。抬頭望見，鹽船停泊河下不止數百。猛然想起，初入京師，那年二月十四夜，夢答鹽場積在揚州，鹽客多在江西。今想詩中彭澤瀟湘豫章之語，我妻子多因流落在此。從中探問，或有道理。

舟至碼頭灣泊，早有館驛差役，報知地方官。不多時，府縣、司道、撫按，俱來相拜請酒，好不熱鬧。

最後一位官員來拜，乃是布政使徐某，其子卻與夢仙是同榜進士。年伯年姪，與別位官府不同。相見之時，分外另有一種親誼。徐方伯道：「老先生以劉向之才，子長之筆，定使汁簡有輝，石渠增色。」夢仙心事不寧，無有主意。因那徐方伯老成歷練，必有高見，何不謀之於彼。乃答道：「老年伯在上，實不敢瞞，年姪齊家有愧，報國未遑。」徐方伯愕然道：「老先生何出此言？」夢仙將頭一展，兩家從人會意，盡皆迴避。

夢仙方伯，各把幾兒撥近，四膝相對，低低說，當年會試去後，如此如此。夢仙袖中取出詩來，呈與徐方伯觀看。徐方伯接詩在手，一頭點頭，一頭計較。答道：「據著此詩，尊閭保無他志，舊夢必有奇驗。但未可知在舟中，且以出使尊官，訪問嫁妻，既難於啟齒，總或尋著，聲名不雅。莫若用計取之。老夫門下有一干事蒼頭，極其巧點，差他去探聽，定有著落。」夢仙打恭道：「全仗老年伯神力周全。」原來蒼頭是徐方伯貼身服事的，當下喚過來，將就裡與他說知。蒼頭將詩細細讀了幾遍，低首想了一想，稟道：「小人有個道理在此了。」夢仙欣然問道：「有何計策？」蒼頭道：「如今且慢說，待小人做出便見。」夢仙即喚家人先賞他三兩銀子。蒼頭遂叩謝而出，徐方伯也作別起身。這蒼頭真個是：

古押衙復出人間，崑崙奴再生人世。

且說蒼頭讀熟了這八句詩，駕了一隻小船，船中擺著幾個酒罈，搖向鹽船邊。叫一聲賣酒，隨口就歌出這八句詩來，分明是唱山歌一般。在鹽船幫中搖來搖去，一連穿了三四日，並沒些動靜。那鹽船上人千人萬，見他日日在此叫賣酒，酒又不見，歌甚麼詩。都笑道：「常言好曲子唱了三遍，也要口臭了。」蒼頭道：「好曲子唱三遍，好詩唱三千遍何妨。」又有一船上叫道：「你賣甚麼酒？」蒼頭道：「我賣狀元紅。」船上又問：「可賣菜？」蒼頭道：「我正賣蔡狀元。」船上又問道：

「如何蔡狀元？」蒼頭道：「蔡狀元尋趙五娘。」船上又笑道：「滿口胡柴。」蒼頭道：「胡柴倒沒有，只有柴胡，換些紅娘子與我。」只此半真半假，似醉似癡。又轉船搖過一鹽船邊，叫了一聲賣酒，便停棹高歌這詩。船上又有人問：「賣甚麼酒？」蒼頭道：「賣靠壁清。」船上道：「若是渾的，便不要。」蒼頭道：「也不渾。揚州新進士盧夢仙，初選行人，沒有賊私，何渾之有。」

這兩句話還未完，只見那邊一隻大船上，水窗開處，一個女人在艙門口，將手一招。蒼頭望見，飛也似搖近船旁。這女人便是盧夢仙的妻房李妙惠。原來謝啟自前年回歸臨川，因酒色過度，得了個病症，在家中醫療，不能痊癒。後來虧一個醫家與他灸了，養火半年，方得平復。這時才帶領婢妾到揚州盤帳。妙惠也欲回鄉訪問父親消息，隨著艾氏一齊同行，依舊母子各舟。路經省城，眾鹽船大半是謝啟的，為此也暫泊於此。

不想湊巧，正遇盧夢仙到此尋覓。當下李妙惠低聲問蒼頭：「你是何人，來此講這謎話？」蒼頭說：「徐布政老爺差我打聽盧進士妻子李妙惠消息的。」妙惠吃了一驚，說：「盧夢仙已死京師久了，何得還在？」蒼頭應道：「死的是商州盧夢仙，是舉人，不是進士。今是揚州盧夢仙，是盧南村的兒子，李月坡的女婿，是進士不是舉人。」妙惠道：「如今盧進士在那裡？」

「蒼頭將手一指道：「遠遠那只大座船，行人司牌額便是。」妙惠道：「我便是盧夢仙原配李氏。昨日聽見你歌這首詩，只因船上耳目多，不得空隙問你。今幸商人入城，其母亦往鄰舟，事在今宵，萬勿遲誤。」將手一揮，蒼頭轉船，飛棹回報。盧夢仙又驚又喜，賞與酒飯。

畢竟讀書人聰明，想起鹽船高大，蒼頭船小，上下懸絕，卻不好過船。自己座船移去相傍，必然驚動他船上人，俱是不妥。僱起一隻八槳快船，又選四個便捷水手，在船相幫。捱至夜靜更深，教蒼頭小船先行觀探，槳船隨後。蒼頭掉到船邊，妙惠已在艙口等候。兩下打個照會，槳船輕輕划近船旁，也還上下相懸。水手連忙搭上跳板，打起扶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妙惠一見船到，即跨出艙門，舉足登跳，搭著扶手，跑下船中。

水手收起跳板扶手，依舊輕輕蕩開。到了河心中，方才一齊著力，望著座船飛也似划來。那鹽船上人正當睡熟，更無一人知覺。這才是：

拆破玉籠飛彩鳳，掣開金鎖走蛟龍。

盧夢仙在座船中，秉燈以待。水手來報奶奶已到。夢仙大喜，即起身迎入艙中。夫妻相見，分明似夢裡一樣，悲喜交集，各訴衷情，自不消說起。夢仙賞蒼頭白金十兩，作書報謝徐方伯。方伯前來慰慶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只有謝啟失了妙惠，差人訪察。才知他原夫未死，中了甲科，出差至此，令人尋探著了，暗地取去。方明白前日賣酒歌詩、詐癡不顯的老兒，正是他所差之人。謝啟將這事與艾氏，說：「不道此婦後來還該是誥命夫人，看起來有福分的，骨氣自是不同。彼時他不以死生易念，患難喪節。到今歸去，白璧無瑕，好不與丈夫爭氣。」艾氏道：「當日我見他言詞激烈，故此曲為保全。那時若是死了，你的非至今還不得乾淨。」又道：「向來我托他管理這些財物帳目，臨去條分縷析，封識宛然，絲毫不苟，此亦常人所難。」謝啟道：「李氏在此已住三年，他自己說堅持節操，怕人還未信。兒子意欲去見盧進士，表白一番。一則顯他矢志貞烈；二則表母親保全恩義；三則也見兒子不壞他行止。再把當時伏侍的使女二送與，更見母親掛念之情，也博個仁厚之名。母親以為如何？」艾氏點頭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謝啟隨至盧夢仙船上來請見，從人將名帖送入艙中。夢仙看了，倒吃一驚，對妙惠道：「謝啟特來見我，是甚意思？」妙惠道：「他是富商，你是進士，恐有芥莠於心，故來修好。然此人亦有可敬之處，我初至其家，只見兩次。能後遵母命，未嘗再齒及於我。且廢他三年衣食，亦可稱仁孝矣。假使妙惠落於他人，安能得至今日。相見之間，莫把他怠慢。」夢仙聽了此話，即出相見，分賓主而坐。謝啟歷敘妙惠矢志不辱，並其母保全這些原故，說：「小子實陷於不知，望老大人矜恕。」這一篇話與妙惠自言一毫無二，愈見得金精百鍊。夢仙謝他母子厚德。謝啟又道其母憶念，送兩個使女表情。夢仙堅卻不受。謝啟不好相強，遂作別起身，仍舊領回。夢仙要去答拜，妙惠道：「當年公公曾得其百金禮幣，我既不從，受之無名。供我三年，亦宜補還。如此方見恩義分明，去來清白。」夢仙一如其言，備下禮物，妙惠又別具香帕玉花之類，寫書一封致謝艾氏。夢仙到謝啟船上，相見禮畢，略敘寒溫，即喚從人將禮物陳上，道其所以。謝啟如何肯受。夢仙不聽，教從人連盒子放下而別。謝啟又差人來，艾氏收受復書致謝，其餘盡皆璧還。夢仙又差人送去，如此往覆幾番。謝啟推辭不過，只得收了，將來舍與鐵樹宮中，修理廟宇。那時妙惠貞節之事，傳佈省城。撫按三司，都來拜問，欲要題請旌表。夢仙恐彰其父親逼嫁之短，再三阻止。

話休煩絮。夢仙事完，起身復命。妙惠思念父親久羈遠館，船到南京，寫書差人到鳳陽迎接歸家。此時夢仙情懷舒暢，一路從容緩行，觀玩景致。非止一日，已至揚州，泊船河下。他是欽差官，驛館中自有執事轎車迎接。夢仙夫妻，一齊上轎。

方欲起身，本府新任太守，卻是同年，驛中傳報了，即來相拜，已至船邊。夢仙吩咐家眷先回，自己復下船迎見。

其時盧南村已知兒子回來。老父母都在門首觀望。只見隸役前呵，族擁一乘大轎，來至門首，鄰里並過往人都攢攏觀看。

皂隸喝道：「奶奶在裡邊，還不閃開！」南村聽了，不覺失驚，向駱媽媽說道：「兒子卻在江西娶親了，這事怎麼處？」原來盧南村因賣了媳婦，自覺惶愧。及雷秀才來說龔家姻事，夢仙未允。待到行後，也不管兒子肯不肯，竟自行聘，先娶來家。

等兒子回來結婚，以贖昔年逼嫁媳婦之罪。那龔家巴不得招個進士女婿，所以一憑南村主張。今番見說轎內是奶奶，這件事可不又做錯了，為此驚訝起來。正沒做理會，只見轎中走出來的，不是新娶的奶奶，卻是當年賣去的媳婦，一發驚訝不已。

妙惠拜見，說：「媳婦不能奉侍，朝夕在念。不知公公婆婆，一向安樂麼？」南村夫婦滿面羞慚，況兼心中有事，只說得一句：「多謝你記掛，這一向也好。」更無暇問與兒子會合的事，連忙教人去尋雷秀才來商議。不多時，夢仙、雷鳴夏俱到。南村扯雷秀才到半邊，說如此如此，如今還是怎樣。雷鳴夏道：

「既李夫人已歸，龔家的做二夫人便了，何難之有。」隨對夢仙說知。夢仙因妙惠受了這番折挫，不忍負他，弗肯應承。雷鳴夏道：「如今縉紳，那一個不廣置姬妾。在兄長一妾不為之過，況李夫人是大賢，決無不容之事。還有一件，龔氏若未過門，還可解得。如今尊翁已先迎娶來家，可有送歸另嫁之理？」

「夢仙說不過，只得應允，擇日納婚。」

恰好李月坡也從中都到來。原來李月坡初時見了盧南村之字，說把女兒改嫁，心中漸憤，遂誓不還鄉，以館為家。書中又說是方姨娘做媒，所以並他也怪了，絕無音信寄與。後來夢仙書去，知女婿未死，一發懊恨。此番得女兒手書，見說守節重歸，方才大喜，即與使人同歸。夢仙大開家宴，李龔兩位丈人，雷秀才媒人，連方姨娘都請來赴宴。內外兩席，真個合家歡慶。席間李月坡對南村笑道：「如今小女有了五花官誥，賣不得了。」南村老大羞愧，說：「親家，我曾聞得人說：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老漢雖則當時不合強令愛改嫁，如今遠近都傳她貞節，也好算是老漢作成的，大家扯直罷。」李月坡道：「是便是，迎賓館裡去坐，只該朝北。」眾人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李月坡道：「罰他不知禮！」眾人聽了，一笑而散。看官，這李妙惠完名全節，重歸盧夢仙，比著徐德言、黃昌半殘的義夫節婦，可不勝似萬倍麼？後人有六句口號，嘲笑盧南村云：

犁牛犁牛，南村養犢。伯駢夢仙，一雅一俗。迎賓館中，坐當朝北。

又有人步李妙惠金山壁上元韻以頌其操，詩云：

一自當年拆鳳凰，尋陽西畔水茫茫。

題殘魚素先將父，泣罷菱花未死郎。■

異榜信傳同姓字，賣鹽人有淡心腸。